

退休生活也快乐

□老复丁

两年前我退休了。虽耳聋眼花，齿松健忘，一双残腿几无知觉，全身上下也就剩两只手还能正常动弹，不过我总得找点事做，考虑再三，就从自己的业余爱好开始吧：打磨印章石。

印章石是文房的雅玩，可实用，可把玩，可赠礼，亦可投资。

舀一盆清水，撕两三张砂纸，花四五个钟头，磨六七方石头。然后啜一口茶，细细欣赏自己的杰作，大半天时间的辛苦早已忘却脑后。

我是个慢性子。其实，我原本是个急性子。有次参加初中同学会，一个刘同学回忆起校园趣事，说：再没见过比你性子更急的了，考试试卷发下来，我连题目还没看全，就听你噤噤噤走上讲台交卷了……但自从开始打磨石头，我的性子逐渐慢了下来。一块长方体的石头，先选一面，来回磨几十下，除了石头底部，四个侧面和顶部都要磨到。粗砂、中砂、细砂，每换一种不同规格的砂纸，都要重复如此枯燥刻板的打磨过程。追求极致的完美，不达目的不罢休，我打磨的仿佛不是一块灰不溜秋的顽石，而是自己坎坷不平的人生。退休两年多来，郁闷憋屈时磨石头，情致大好时也磨石头，从春暖花开磨到寒冬腊月，终于，从急性子磨成了慢性子。

我脾气有点倔，认准的事，八头牛也难拉回。磨石头太辛苦，有朋友劝我，大的石头磨得仔细点、完美些，但小的不妨省几道工序，不用那么费劲。我嘴上唯唯诺诺答应着，实际上依旧我行我素，固执得很，像是跟石头签订了终身协议，不这样一丝不苟地打磨，如同失约于它，丢了信用似的。磨石头如此，生活上也一以贯之。朋友来访，一到下午4点就下逐客令：我身体不好，要去休息了，下回再聊吧，不会顾忌对方会不会觉得我没礼貌。这样的倔劲充斥我的生活小细节。卫生间卷筒纸换新时，必将卷筒纸外塑料包装膜撕下，塞进旧的纸筒内芯，捏瘪，扔进垃圾桶，整套动作娴熟连贯，仿佛完全不经大脑。

我是性情中人。磨半天石头，出一身臭汗，腰酸背痛，神情疲乏，正好到了饭点，倒一杯小酒，啃两条鸭舌，咪上两口，边喝边看电视，倒也自在。有时电视上播放老歌金曲，我忍不住大声哼唱起来，旁若无人。女儿斜眼旁观，很是不屑，总认为我五音不全，从没在音调上。女儿电子琴考到十级，音准自然十分不错，但我对女儿的纠错不以为然，反驳道：当年读书时乐理考试，你老爸可是全班唯一得满分的！

我对生活很随性。一套睡衣过一冬，一双皮鞋穿四季；一块乳腐过一餐，三杯开水喝一天。我也有点虚荣，偶尔磨出个好印章，就拍了视频晒朋友圈，朋友给点面子点个赞，我会洋洋得意自以为很了不起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我还爱唠叨，白天时间不够说，晚上梦里接着说，梦话口齿含混不清，却声如洪钟，常常把自己都吵醒。

其实，我的退休生活过得并不容易。我二级肢残，神经痛了二十多年。每次疼痛发作，如被下蛊，痛不欲生。神经痛发作毫无规律，或变天或劳累或毫无征兆，晚间尤甚，彻夜难眠是常态。甚而窗外飘进一丝微风，吹拂到我的汗毛，都会引起全身剧烈疼痛。那时候犹如掉落万丈深渊，生无可恋，什么美石、美食，统统见鬼去吧，只求一时宁静、一刻无痛的喘息。然而疼痛一过，我像是打了鸡血，换一盆清水，继续磨我的宝贝石头，或是敲击键盘，涂鸦写作。偶尔幸运，拙作发表，我如同中了大奖，微信群里分发红包，分享开心乐事，仿佛之前的揪心疼痛从未发生过。

这真是：磨石老头老复丁，一年四季家里窝。劳动创造新生活，退休生活也快乐！



曾知阿嫂信息否？ ——损友林冲(之三)

□胡杨

小说第十七回，鲁智深在二龙山山下曾与杨志有过这样一番对话，说出了自己救了林冲之后所遭遇的凶险：

“洒家在大相国寺管菜园，遇着那豹子头林冲，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；俺却路见不平，直送他到沧州，救了他一命。不想那两个防送公人回来，对高俅那厮说道：‘正要在野猪林里结果林冲，却被大相国寺鲁智深救了。那和尚直送到沧州，因此害他不得。’这直娘贼恨杀洒家，分付寺里长老不许俺挂搭；又差人来捉洒家，却得一伙泼皮通报，不是着了那厮的手。吃俺一把火烧了那菜园里廨宇，逃走在江湖上，东又不着，西又不着。”

这鲁智深可以说是死里逃生，方才捡得了一条性命。现如今只得“逃走在江湖上，东又不着，西又不着”。这，就是鲁智深救林冲的结果。那么，林冲为什么要出卖对自己恩重如山的鲁智深呢？

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此时的林冲还心存着侥幸，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幻想，不敢得罪了高太尉。所以，林冲第一次死里逃生，就写了一份休书，把自己的娘子给卖了。林冲第二次死里逃生，就说了一句话，把自己的兄弟给卖了。

林冲出卖自己的娘子，是林冲的不忠。出卖自己的兄弟，则是林冲的不义。

所以，“你喜欢他，他却不一定喜欢你。”这句话，当是至理名言。

不过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那鲁智深却反而要感谢林冲的出卖。正是因了林冲的这句话，鲁智深才断送了大相国寺菜园子里的逍遥日子，不得不走上了那条浪迹江湖的不归路。也正是由此，鲁智深才演绎出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大戏，并最终在杭州六和塔修成了正果。

否则，鲁智深就可能在在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，按部就班地做个职事僧人，在青灯黄卷中，了断了自己的英雄梦。林冲的不义，反而成全了鲁智深的辉煌。

金圣叹在《读第五才子书法》中，是这样评说林冲的：“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，写得只是太狠。看他算得到，熬得住，把得牢，做得彻，都使人怕。这般人在世上，定做得事业来，然这琢削元气也不少。”金圣叹对林冲的评说，应该说是颇为中肯的。

后来，鲁智深上了梁山，再一次见到了林冲。小说第五十八回这样写道：坐间，林冲说起相谢鲁智深相救一事。鲁智深动问道：“洒家自与教头沧州别后，曾知阿嫂信息否？”

鲁智深的这句话，说得真是太有意味，太有水平了。见了久别重逢的兄弟林冲，他鲁智深却早已心如止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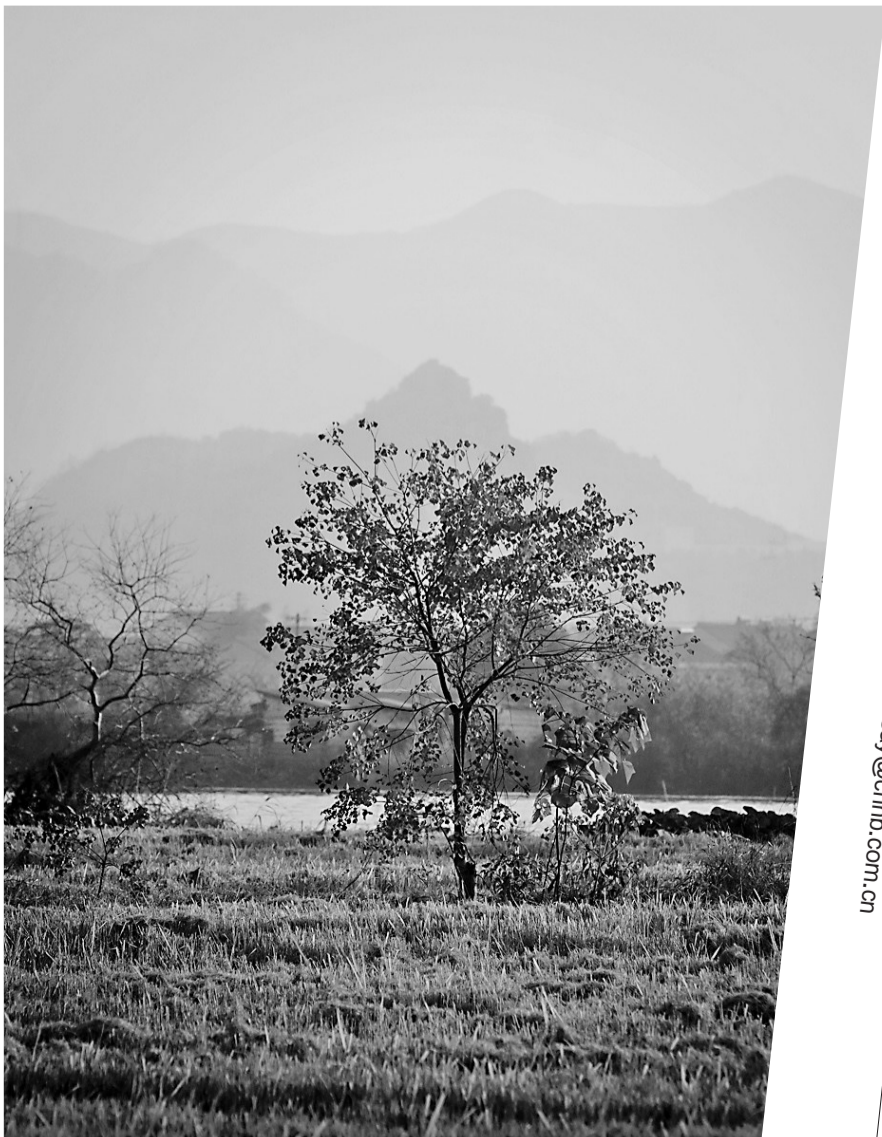
鲁智深称呼林冲时，再也不是一句亲亲热热的“兄弟”，而只是平平淡淡地叫他一声“教头”而已。动问林冲的，也不是诸如火烧草料场、雪夜上梁山之类的揪人遭遇，而只是相问早已被林冲休了的林娘子的消息。

鲁智深是个性情中人。如果他认你是个兄弟，那么，你便是他的生死弟兄。如果不认你这个兄弟，那么，哪怕是见了宋江，他也只是淡淡地问个好而已，并没有像其他所有的梁山好汉那样，见了宋江就“纳头便拜”。

自从沧州一别，他鲁智深与林冲的兄弟情分，早已名存实亡了。鲁智深对他林冲有的，只是深深的失望。但是，鲁智深却非常同情那个被林冲休了的林娘子，记挂着她的安危。

鲁智深在梁山见了林冲之后，所说的那仅有的一句话，其实是狠狠地在林冲的脸上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。

损友林冲，直如此而已。



总第6641期 配图 胡龙召 投稿邮箱: essay@cnhb.com.cn